



“听风”的哨兵

——追忆我的父亲、老红军胡正先

■胡延华

人物小传：胡正先，1918年9月出生于安徽六安，1930年12月参加红军，亲历长征，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军委某部中南局办公室主任，总参某部部长、参谋长、副部长、顾问，参加了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、解放海南岛等著名战役战斗，先后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、三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二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

在红军队伍里，有这样一群人，用耳朵听“天外之音”，以忠诚辨“秋毫之末”，被毛泽东同志亲切地称为“长征路上的‘灯笼’”。

从不识字的小战士，成长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名通信工作者，我的父亲胡正先，就是这样一位红色“听风者”。

2026年1月19日凌晨，108岁的父亲在家乡安徽六安安详离世。在这之后的日子里，我的耳边仿佛总回响着滴滴答答的声音。那是父亲一生最熟悉的声音，也是他留给我最深的记忆。

一

父亲生命中最后的几年时光，从北京回到六安独山镇的老家安度晚年。家门口那条蜿蜒的林荫小路，他几乎每天都要走一走。

记得有一次我陪父亲散步时，他忽然停下脚步，操着一口改不掉的六安方言，吟诵祝贺知章的诗：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随后，他拄着拐杖站在那里，望向路的尽头说：“当年，我就是从这条路走出去的。”

那时父亲已年过百岁，但他仍清晰记得10岁那年，爷爷沿着这条小路送他去邻村给一户人家放牛时，满脸愁容地对他说：“咱家三代篾匠，混不上一口饱饭，你要另寻一条活路啊！”

1930年，父亲12岁。在独山苏维埃保卫局特务连的院子里，还没有一杆步枪高的父亲，向连长提出参加红军的请求。连长欣然应允，可父亲仍怕连长反悔，又同他拉了钩。“红军就是我的家，我就跟着红军走。”那时父亲年纪虽小，但红军对老百姓的爱护、老百姓对红军的向往使他确信：跟着红军走，就能寻到“活路”。

然而，父亲接下来的从军路，走得并不顺利。有好几次，他“差点掉队，又坚持跟上了队伍”。

其中一次发生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中。为加快行军速度，部队转移时组织人员就地疏散，年纪较小的父亲被安排回家。父亲不吭声，闷着头跟在队伍后面，部队走多远，他就跟多远，最终重新回到了队伍中。

后来，父亲在红军医院当护理员。在部队马上要翻越巴山进四川的时候，他的双脚被开水烫伤。考虑路途遥远，部队决定暂时将他留在老家乡。那天天空下着雪，想到参军以来的经历，想到患难与共的战友，父亲心里愈发难过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拄着棍子，一瘸一拐追赶队伍。脚上的纱布被雪水浸湿，伤口钻心地疼。可父亲顾不上这些，他坚持着往前走，辗转多日，终于在山坳里听到熟悉的军号声。

“认定了的路，再难也要坚持走下去。”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，父亲这样说。

二

这是令父亲终生难忘的一幕。

1932年的一天清晨，部队正在一座小镇休息，敌人突然来袭。紧要关头，父亲看到两个同志拉着一个同志跑，被拉的同志先是从口袋里掏出银元往外丢，随后又掏出一个本子，一边撕一边往嘴里塞。

父亲当时觉得很奇怪，后来别人告诉他，那名同志叫蔡威，是负责电台的老同志。他丢掉银元是为了吸引敌人去捡，他一口一口吞下去的是电台密码本，是为了防止落到敌人手中。

作为我军技侦工作的先驱，蔡威的形象从此深深印在父亲的脑海里。只是那时的父亲没想到，从小没读过一天书的他，有一天会和电台结缘。

当时，红军对电台工作十分重视，战斗在情报战线的“听风者”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，父亲显然不满足这一条件。他能够被选进这支队，主要是因为上级看中了他刻苦学习的劲头。在艰难困苦的行军路上，父亲盯着前面战友背后的识字板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背记。上级来选人时，他拿起笔，吭哧吭哧写了大概三四百字，才得以进入无线电培训班学习。不过，因为文化底子薄，父亲在培训班比别人多学了一期。

身为通信工作者，父亲和战友们虽然不冲锋在最前线，却充当着部队的“眼睛”和“耳朵”。他们手中的一字一码，关乎着指挥决策，连着千军万马。

父亲曾回忆，当年其他战友背着枪行军，而他随身携带的，是几节用竹筒装着的干电池。干电池没电了，他们就自己想办法，把干电池的锌皮剥下来泡在盐水中，利用化学反应让干电池恢复部分电量。

这些干电池有多重要？父亲讲过一个故事。有一次，部队夜晚行军时突遭敌人袭击，父亲不慎摔进三四米深的沟中，干电池不见了踪影。父亲心急如焚，赶忙摸黑寻找，摸到了摔下去的牲口、粮食，这些他都不要。父亲说，没有干电池，电台发挥不了作用，部队就成了“盲人走夜路”——“干电池是我的武器，是我的生命，我一定得摸到它”。

就这样，在那条看不见的战线上，父亲和战友们日夜守护着电台，用心破译截获的情报，如同“听风”的哨兵。父

亲说过，那时候，他们把敌人的波长、发报时间、发报手法等都掌握得清清楚楚。哪怕敌人换了波长，他光听发报的“手法”，就能知道对面是哪个报务员。

解放天津前夕，父亲值班时截获的一条情报，让他瞬间绷紧神经——“共军司令部驻在杨柳青，房顶上放了一块镜子，明天一早去轰炸。”上报，转移，当夜完成。第二天，敌机果然来了，杨柳青一片火海，而我们前指机关无一伤亡。

讲述这些往事时，父亲语气里带着自豪。从风雨如磐的长征路，到摧枯拉朽的解放战场，父亲的责任、使命与荣耀，都在那一声声滴答中。

三

阳光洒满小院，父亲坐在椅子上，娓娓讲述着长征故事。一群“红领巾”簇拥着他，聚精会神地聆听。

这是父亲晚年生活中常见的情景。这些年来，他一直关心着下一代的教育，特别热心于红色基因的赓续传承。

10年前，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，父亲应邀走上央视《开学第一课》的讲台，给全国的孩子讲行军途中如何赤脚走过遍布“三棱刺”的路，讲自己一生的榜样蔡威，讲长征路上怎样靠土办法维持电台运转。我在台下看着父亲，98岁的他全程站立宣讲，眼睛里全是光。

6年前，一位上海的历史老师到家中拜访，父亲与她交谈许久。他告诉那位老师长征时期的红军军旗是什么样，告诉她用粳米稻草和糯米稻草编织出的草鞋穿在脚上行军的区别，希望她能讲给她的学生听。

2年前的5月31日，六安市石板冲乡第二小学的孩子们来看望父亲，以此庆祝“六一”。孩子们载歌载舞向父亲表达敬意，父亲高兴地把他们拉到身



9月11日，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预定新兵在教育活动中向胡正先致敬。

赵旭泽摄



胡正先20世纪50年代留影。 作者供图

边，与他们合影，给他们讲“听风”的故事，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，长大后报效祖国，建设家乡。

如今回想父亲坐在院子里读书看报、为宣讲精心准备的身影，回想他讲战斗故事时抑扬顿挫的声调，回想他摩挲老电台照片时专注的眼神，我心里总会泛起一股暖流。

我知道，父亲之所以在期颐之年仍不遗余力讲述长征故事，背后饱含着他对党、国家和人民赤诚的爱。我一直记得，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群众游行时，父亲作为唯一一名身着红军服装的老兵，在礼宾车上朝天安门庄严敬礼，眼含热泪。父亲说，看到党领导人民把国家建设得这么好，他和战友们当年的苦没白吃，血没白流。

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日子，大多是在昏睡中度过的。2025年12月25日下午，有人到医院看望他时，他忽然睁开眼。父亲已很久没那样清醒过。令大家都没想到的是，当病房里一台仪器反复发出滴滴的声音时，他的手指竟随着声音一下下地敲动。

那一刻我意识到，在生命的尽头，父亲念念不忘的仍是那段“听风”岁月。不然，当时身体已十分衰弱的父亲听到滴滴声，不会是这样的反应。

如今父亲走了。但他生前写给前来看望他的新时代官兵们的一句话，永远留了下来——“听党话，跟党走，为民奋斗一生”。

9月11日，六安市舒城县人武部组织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开展“跨越时空对话，坚定从军信念”教育活动。通过AI技术，预定新兵与屏幕上父亲的虚拟形象对话。大家齐声告诉父亲：“请老前辈放心，我们一定赓续红色血脉，苦练杀敌本领……”

我知道，那正是父亲所期望的。
(汤伟、陈明东整理)
本版制图：唐 硕

老兵影像

转身亦是再出征



9月初，南部战区空军某部举行老兵退役仪式。图为老兵登车前与战友告别。
邓思平摄



9月8日，广东省紫金县组织返乡退役军人到县革命烈士展馆参观，激励老兵永葆军人本色，在人生新战场再立新功。
甘志辉摄

人物·老兵出境

“我们通常选择几厘米长的嫩芽，采摘时要格外注意，不能损伤芽尖……”清晨，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沅江乡家族乡红岩村的莓茶种植基地里，村党支部书记、退役军人朱成东准时上线，热情推介村里出产的莓茶，直播间里不时弹出订单提示音。

近些年，随着红岩村莓茶获得市场青睐，这个坐落在武陵山深处的小山村日渐富裕起来。“是朱书记帮我们找到了致富门路。”一位助播村民感慨。

朱成东曾在部队服役22年。退役后，怀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，他放弃国有企业的良好待遇，回到红岩村担任党支部书记，决心改变村里的落后面貌。

曾经的红岩村，山地撂荒、集体产业薄弱、青壮年外流，几乎成了“空心村”。俗话说：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看着远处绵延的大山，考虑村里山地多、耕地少的情况，朱成东反复思量，觉得村里要发展，得在山上做文章。

发展什么产业，才能既保护绿水青山，又能带来金山银山？朱成东四处考察学习，咨询请教。很快，他将目光投向土家族群众爱喝的莓茶——这种茶具有独特的保健功效，适合在海拔较高、富硒的山区生长，且管理方式相对粗放，符合红岩村实际。“这也许就是致富的‘金叶子’。”朱成东下定推广种植莓茶的决心。

朱成东踌躇满志，乡亲们却顾虑重重。“我们没经验也没技术，亏了本怎么办”“市场上茶叶那么多，谁买我们这个”……面对阻力，朱成东没有气馁，而是动员父母和几位敢于尝试的村民开展小规模试种。他们成立了红岩村第一家莓茶种植专业合作社，此后，朱成东带领合作社成员“泡”在山上，反复摸索种植经验。莓茶采摘后，他们又耐心研究炒茶工艺，终于生产出品相好、口感佳的成品。

莓茶生产出来了，如何卖出去是新挑战。朱成东背着莓茶样品，跑遍周边的茶叶市场、特产店，还到外地参加各类农产品展览会，渐渐为产品打开销路。

眼看莓茶变成“致富茶”，先前观望的村民们开始心动。合作社向更多村民敞开怀抱，依托“统一提供种苗、统一技术指导、统一质量标准、统一品牌包装、统一保底收购”模式，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合作

「致富茶」香飘武陵山

记湖南省慈利县红岩村党支部书记、退役军人朱成东

■王登超

社，大家抱团发展，共同走上致富路。

如今，红岩村种植莓茶近千亩，建成标准化加工厂，年产值连年攀升。随着莓茶产业的蓬勃发展，撂荒的山地变得生机勃勃，外出务工的青壮年返乡创业，留守儿童、空巢老人问题得到有效缓解，红岩村实现经济效益、生态效益、社会效益“三提升”。朱成东也由此获评张家界市“最美退役军人”。

眼下，朱成东正全力推动莓茶产业与乡村旅游、康养产业融合发展，打造莓茶观光体验园，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渠道。

“我们还得继续加油干，让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。”武陵山中茶香悠悠，朱成东的话里，透着满满热忱。

浙江省嘉兴市优化退役军人服务体验——

小小“崇军码”提升满意度

■沈毅成

今年以来，一枚小小的“崇军码”，悄然贴在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“崇军联盟”所属商户的门前。

以往，秀洲区哪些门店对退役军人有优待，消费时具体能享受哪些优惠，老兵们总是拿不太准。如今，这枚小小的“崇军码”，将优待清单变成了直观的优惠信息。老兵们无需再依赖“听说”或临时询问，扫码即可获取动态更新、详细准确的优待项目、折扣力度及商户位置，大大方方“亮”出退役军人优待证。这一举措，有效提升了退役军人对优待政

策的满意度。

“关爱优待退役军人，不仅仅体现在发放退役军人优待证，更体现在每一次顺畅而具有确定性的使用体验中。”嘉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介绍，以秀洲区的探索为起点，他们持续擦亮“服务链条”，聚焦优化退役军人服务体验推出不少新举措，具体包括：为高龄退役军人配发大字版优待“明白卡”；政策更新或崇军商户新增时，通过短信等方式通知到人；利用“崇军码”实现优待信息“一码查询、就近推荐”，以数字手段降低使用门槛等。



初秋的中国农业大学校园，梧桐绿意未减。9月3日下午，该校体育馆里，5000余名观众坐得满满当当。

由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（国际合作司）指导，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（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）、中国农业大学等主办的“铭记·不朽的丰碑”（校园行）英烈事迹宣讲活动在此举行。为刚步入大学校园的青年学子和参加活

动的其他各界人士带来一堂生动的思政课。10名红色宣讲员依次登台，深情讲述革命岁月里的英雄往事。

聚光灯下，宣讲员起飞的声音缓缓响起。他以陈延年、陈乔年兄弟慷慨赴义的抉择为引子展开宣讲，语言平实，却带着军人的掷地有声。

这位曾守护祖国海疆的退役军人，大学时代在参观上海龙华烈士陵园

园纪念馆时被先烈短暂而炽热的一生深深震撼，毕业后成为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。为了把沉默的档案转化成直抵人心的故事，赵飞几乎翻遍了纪念馆的馆藏史料，反复揣摩先烈当年的心境。“作为一名讲解员，我离先烈的事迹更近，有责任讲好他们的故事。”赵飞说。

00后讲解员郭李薇来自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馆。她以方志敏烈士两次关键的人生抉择为叙事主线，讲述其赤诚信仰与使命担当。“今天的我们，依然在长征，这条路在心里，在脚下，在每一个需要跨越的万水千山之间……”作为来自方志敏烈士家乡的后辈，她饱含深情地对大家说。

没有繁复的布景，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原创情景剧《一封家书》，在两位宣讲员的演绎下，将巴中籍烈士刘伯坚狱中绝笔的故事，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上。剧目落幕，掌声如潮。

新生李昊坤被现场氛围深深感

染。北京市军休艺术团老干部们带来的合唱《长征组歌》，让他的心绪“随歌声起伏，一次次紧绷、一次次沉静”。

来自四川泸州古蔺县的新生李紫榆，对红军四渡赤水的故事熟稔于心，聆听宣讲时依然眼眶湿润。“迎难而上，去迎接一个又一个挑战，我热爱这种脚踏实地奋斗的感觉。这是我们新一代青年的理想追求，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‘长征’。”她说。

场馆一隅，身形清瘦的朱新春老人静静聆听宣讲。朱新春是开国上将朱良才之子，深耕红色宣讲20余年。深情凝望莘莘学子，他的话语里充满期许：“正值美好的青春年华，国家的未来在他们身上……”

“赓续先辈风骨，传承英烈信念；铭记不朽丰碑，我们阔步向前！”活动尾声，全场师生铿锵有力的集体誓言响彻场馆。

左上图：宣讲活动现场。

退役军人事务部供图